

通俗本蘇聯文學叢書

墾荒

通谷本蘇聯文學叢書

開明
書店

墾

荒

蕭洛霍夫原著
孫、煌、改寫

墾 荒

(ПОЛНТАН ЦЕЛІНА)

每册售價人民幣 8.600 元 已 錄 1953

原 著 者	蘇 聯 · 蕭 洛 霍 夫 (M. A. ШОЛХОВ)
改 寫 者	孫 燦
出 版 者	開 明 書 店 (北京西總布胡同甲 50)
發 行 者	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 聯合總組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(北京絨線胡同 36—67 號)
印 刷 者	華 北 印 刷 廠 (北京東單舊市口 30 號)

1951 年 1 月初版 (京 1—5009) 98 P 32 K

有 著 作 權 ■ 不 准 翻 印

本書故事提要

本書係寫述一九三〇年蘇聯促進農業集體化的小說。當時聯共（布）黨的政策，是消滅富農階級，實現全面集體化，就是要使整個鄉村的農民，加入集體農場，而全村的土地，也一律歸集體農場經營。但在以前，政府對於富農，還只取了限制的手段，所以他們仍舊保有大部分土地和財產。一九二九年底，政府廢除了租地法和勞動僱傭，於是富農失去了土地和僱工，也取消了禁止沒收富農財產的命令，允許農民把富農所有的牲畜、機器和別的農具沒收，歸集體農場使用，富農的財產也被剝奪了。這種突如其來的變革，自然要引起富農的不平，便有一種鬥爭發生。同時執行集體化運動的人中間，也有很多缺點，發生了歪曲，偏向種種情形，對於這種缺陷的克服，使運動再走上正軌，又是一種很艱苦的鬥爭。本書就是寫述這些鬥爭的。關於本書的歷史背景，可參看「聯共（布）黨史簡明教程」第十一章第二節。

本書原作者爲蕭洛霍夫。中文譯本有兩種：一、「被開墾的處女地」，立波譯，三聯書店出版。二、「被開墾的荒地」，鍾浦譯，中華書局出版。

本書主要人物

達維多夫 列寧格勒的紅色波吉羅夫工廠工人，出身海軍，被派往古雷米村推進農村集體化運動。

擔任古雷米村集體農場主席，領導集體化運動中對各種阻礙的鬥爭。

安特烈·拉茲苗托諾夫 古雷米村蘇維埃主席，曾為紅色游擊隊員，尙帶人道主義色彩，因而有時不

免略呈右傾狀態。歸居，與馬利那·波雅爾可娃結婚，後來分裂。

馬加爾·拿苛里諾夫 黨支部書記，曾為紅色游擊隊員。性情粗莽，與安特烈相反，易犯過火有偏於

左翼的色彩，醉心世界革命。

羅利伽 馬加爾妻，性極風騷，與富農之子狄摩非相愛而發生關係，盡人皆知。與馬加爾離婚後，又

誘惑達維多夫。

波洛甫哲夫 白黨殘餘軍官，組織頓區解放同盟，策劃反蘇維埃暴動。寄居雅各夫·羅克支家中，進

行陰謀。

雅各夫·羅克支 降落為中農的前富農，生性極狡猾，反對蘇維埃政府，加入波洛甫哲夫一黨。因其

農事幹才，為達維多夫信任，被任為集體農場事務主任，利用其地位，幫助波洛甫哲夫的陰謀。

一 不速之客

一九三〇年一月某日的黃昏時候，一個騎馬的人，從田園間的小路，駛向古雷米谷間的村莊去。到了小溪邊，他勒住馬，跳了下來，深深吸了口氣，很從容的脫下一隻手套，點上了一枝香煙。天色已經昏黑了，新月高高掛在樹梢，隔溪有狗叫的聲音。他伸手到馬鞍下面探了探馬背，熱汗潮潮的，再拴緊了馬的肚帶，把他巨大的身軀跨上馬，策馬渡過那在冬天也不封凍的小溪，踏上對面的堤岸。

忽然聽到了人聲和雪橇，騎者再勒住了馬，馬也很機警的豎起耳朵。騎者把韁繩放在鞍橋上，急忙把他的駝絨哥薩克風帽拉下，掩遮了臉面，就催馬急行，奔越過雪橇之後，纔回復了原來的緩步。他走進了古雷米村，向一個過路的女人問道：

「喂，請問你，嬌嬌，雅各夫·奧斯托洛甫諾夫住在哪裏？」

「是雅各夫·羅克支麼？」

「是，正是他。」

「那小房子就是，白楊樹那邊，用瓦蓋的，你看見麼？」

「是的，我看見了，謝謝你。」

騎者在那房子前面下了馬，牽馬走進邊門，用馬鞭輕輕打着窗，喊道：

「喂，老闆，雅各夫·羅克支，請出來一下。」

主人光着頭，披着長袍，走到門口，下了階沿，仔細看這個來客；他灰白的鬍鬚邊泛起微笑，問

道：「誰啊？」

「羅克支，你不認識了麼？留我過一夜吧，給馬一個和暖的地方，好吧。」

「不認得，親愛的同志，你是從區委會來的麼？還是從土地局來的？有點想得起來了，你的聲音像很熟……」

來客把他的風帽扯了下來，微笑着，說：

「你還記得波洛甫哲夫麼？」

雅各夫·羅克支突然驚嚇得臉色發青，四面看了看，低聲說：

「長官，你從哪裏來的？上尉老爺，我就去把馬放好……馬棚裏去……多年不見面了啊……」

「呃，低聲些，多年不見了……你有馬衣麼？你家裏沒有外人吧。」

客人把韁繩交給了主人，馬就被牽到馬棚裏，雅各夫·羅克支給馬鬆去了鐵嚼口，馬就去吃草。

「先解了肚帶，等涼了汗之後，再卸鞍子吧。」這樣說着很小心地用放涼了的馬衣披上馬背。他看了

馬的疲乏，肚帶的緊束，就知道客人曾走了不少路，從遠地方趕來的。

「雅各夫·羅克支，你有馬料吧？」

「有，等給牠喝了水之後，再添料。請到屋子裏面坐去。……現在我不知道怎樣稱呼你纔好，照以前的叫法，有點不方便……」主人在昏黑裏微笑了。

「你叫我名字好了。沒忘記吧。」客人回答，退出了馬棚，主人跟在後面。

「我怎麼會忘記呢？對德國我們一道打仗，這一道打過……亞歷山大·安利西莫維支，我常常想起你，自從在諾瓦洛西斯克分別之後，沒有知道你的消息，我想你是同哥薩克們到土耳其去了。」

他們走進了溫暖的廚房，客人除了風帽和白色的羊毛帽子，露出一個大頭顱，上面長着稀疏的淡黃頭髮。他向屋裏四面望了一眼，眯了他那嚴厲而發光的小眼睛，向坐在長凳上的女人們（女主人和他的兒媳婦）行了個禮。

「大嫂，你們好！」

「托福托福。」女主人謹慎的回答，疑問的望着丈夫，好像在詢問「你領來的是什麼客人，要怎樣接待他？」

「預備晚飯！」主人簡單的吩咐了，就請客人到客廳的食桌邊坐。

客人吃着，在女人面前談了些天氣和以前軍隊裏同伴的閒話。晚餐完了，他站起來，在供着紙

花的聖像前作了祈禱。他說道：

「雅各夫，羅克支，謝謝你的接待，現在我們可以來談談。」

女主人和兒媳婦看了主人的眼色，急忙忙退到廚房去了。

一一 一萬五千特派員之一

區委書記是近視眼，動作很遲鈍，坐在桌子旁邊，審閱達維多夫的證件。

「你生了病，所以在羅斯多夫耽擱下了？唔，……『二萬五千特派員』中被派到我們這裏來的另外八個人，三天前已經到了，我們開過了一次大會，各集體農場的代表歡迎他們。」書記沈思的樣子，咬着嘴唇。「此地情形很複雜，全區裏已經集體化的只有四分之一四·八，而且大部份還不過是共耕社。對富農的徵糧辦得很不行，我們需要人來工作，集體農場要求派四十三名來，而派來的只有你們九人。」他又注視着達維多夫，像在估量他的才幹。「那麼，親愛的同志，你是銅匠麼？很好，你在波吉羅夫工廠做了很久麼？抽枝煙吧。」

「退伍之後，就在那裏，九年了。」達維多夫伸手接了煙，書記瞥見了他手上褪了色的藍刺花，微笑起來。

「你在海軍裏服務過麼，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我看見了你手上的鐵鉗。」

「我那時年紀小，無知無識，就讓臚上這個刺花，」達維多夫縮了他的手到袖裏，心裏想：「你管這些閑事，微藉卻不留心。」

書記沈默着，一下子又板起了面孔說：

「同志，你今天就去，作爲區委代表，去辦全面集體化的工作。地方委員會最近的指令你見過麼。唔，那麼你到古雷米村蘇維埃去，努力的幹到百分之百的集體化。那裏他們已經有一個小小的共耕社，但是我們要建立大規模的集體農場。我們組織好了宣傳隊之後，立刻就會派出來，現在你去吧。對於富農的壓制要謹慎些，要使村裏全部最窮的和中等的哥薩克都加入集體農場。古雷米村有三個共產黨員組織成的黨支部，支部書記和蘇維埃主席都是很好的人，他們從前是赤色遊擊隊員。支部書記是得了紅旗勳章的，他有點莽騷。政治上他們不大高明，有困難，你到區委辦公處來好了。」他又補足說道：「每天你要打發人騎馬送工作報告來，現在你到組織部長那裏去登了記就出發，我吩咐把區委會的馬匹給你使用。你必須做到百分之百的集體化。我們由十八個村蘇維埃創造出一個巨大的集體農場。」——農業的波吉羅夫。（在列寧格勒的出名大工廠——編者註）他對

於這個比喻得意的笑了。

「你剛纔說對富農要謹慎是甚麼意思呢？」達維多夫問。

「那是，有些富農已經繳納了農業稅，有些卻指著不肯繳。對於不繳的人很簡單，只須照刑律一百零七條辦罪。但是，對已繳糧的，你打算怎樣呢？」

達維多夫想了想回答道：「要他們再繳第二次的糧。」

「好辦法，虧你想得出來，同志，那是不行的！這樣，要破壞政府的信用，他們就會說：『蘇維埃政府只是伸手要，榨取種田人。』列寧教我們要注意農民的心情，而你卻想徵收第二次糧，這是幼稚！」

「幼稚麼？」達維多夫有點惱怒了，「照你說，斯大林是錯了麼？」

「這關斯大林甚麼事呢？」

「我讀過了他在馬克思主義農專會上的一篇演說詞，登在真理報上的，可以找來一看就明白。」

辦事員找來了達維多夫所要的真理報，達維多夫在報紙上找到了他要的文章。說道：「在這裏，你聽……當我們還是限制富農時，查抄富農是不可以的……」噤，在這裏，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，現在我們可以斷然處置富農，粉碎他們的抵抗，把他們作爲一個階級消滅它……」明白了麼？作爲一個階級，消滅它。爲甚麼不可以徵第二次糧呢？」

書記變得很嚴肅了，「下面不是說要由參加了集體農場的貧農和中農羣衆去查抄富農麼？是不

是？」

「唉，你真……」

「你不要唉！」書記發怒了，「你想怎樣？你要嚴厲對待富農，不管這裏的集體化還只有百分之十四，而一切中農還正在狐疑不決。這樣，你一定要把事情弄糟了！」

「不會罷。」

「怎會不，如其這樣處置是必要的，地方委員會一定會下令，只要說一聲『消滅富農』，立刻就可做到，警察和一切機關，都在我們手裏。可是，目前我們只能在人民法庭，照一百零七條，用經濟的處置來處罰那些隱瞞糧食的富農。」

「那麼你說僱農、貧農和中農都反對查抄富農麼？擁護富農麼？要不要領導他們去反對富農呢？」

書記忿然說道：「你可以任意去解釋領袖的說話！不過，在區裏，負責的是區委會和書記。我們派你到村莊去工作，你得遵照我們的話，不能照你自己發明的路線！我還有事情，沒有工夫和你多說。」

「我當然要照黨所決定的路線，而你的路線是錯的。」

達維多夫說了，離開辦公室。他心中想，「他有些右傾……我要再仔細讀一讀那篇演說詞，是否

我的解釋錯了。我不會錯，你放縱了富農，在地方委員會還說你是有才幹的人，但是你的富農卻不遵期繳糧。爲甚麼你不領導羣衆去鬥爭。」他心裏在同書記爭辯。

達維多夫到組織部登記後，回到他作富的農民招待所，取了他的提包。他的行李，除了兩套襪衣、褲子和一套外衣以外，主要的是他從列寧格勒帶來的起子、鉗子、鋸刀、鑽子、鑿子、卡尺以及別的簡單工具。他微笑，想道：「這些東西真用得着！我以爲參加到集體農場，也許要修理耕種機，這裏卻甚麼耕種機也沒有。看樣子我只富一個組織工作者，在區裏奔走了。這些工具將來送給集體農場的一個鐵匠吧。」他把行李提上雪橇時，這樣決定了。

從市鎮到古雷米村，有二十八公里的山路，山頂上的大道，被糞泥溶解而呈赭色，餘外都是白雪，只有山坡上露出若干處黃泥墩子，那裏因風吹着，雪就聚積不起來，但山峽和溪谷都堆滿了雪。

達維多夫在寒冷的雪路上，坐了差不多整日的雪橇，黃昏時纔到達了古雷米村。他幫了車夫把馬匹安頓好在馬棚裏，然後再走進村蘇維埃辦公室。

一間低矮的房屋裏，一個高大闊背的男子，站在桌旁挑燈芯，臉向着達維多夫，紅旗勳章的紅絲帶，飄在茶褐色的外衣上面，達維多夫想，這人就是古雷米村的黨支部書記。他說：

「我是區委代表，你是支部書記麼？同志。」

「是的，我叫拿苛里諾夫。同志，請坐，蘇維埃主席就來。」拿苛里諾夫用拳頭在牆壁上敲了一

下，走近達維多夫。

一個矮胖的哥薩克，從隔房走了出來。

「這就是村蘇維埃主席，安特烈·拉茲苗托諾夫。」

主席微笑着，用手摸着淡黃的卷曲鬚髮，莊重的和達維多夫握手。

達維多夫把黨所決定關於全面集體化的工作，告訴他們，並且提議明天就召開一個貧農和活動份子的會議。

拿奇里諾大對他說明地方情形，並且告訴他古雷米村共耕社的實況，拉茲苗托諾夫在旁傾聽着，有時也補充一兩句話。

「我們這裏有個共耕社，」拿奇里諾大說，「但這只是鬧笑話，叫政府蝕本。那裏有十八戶農家，全是頂窮的。一共只有四匹馬，兩頭公牛，要養活一百零七個人。他們怎麼能過活？自然他們可以得到購買機器和牲畜的長期貸款，借是借了，可沒有法子償還。他們脾氣不好，存心拖累政府。他們想，『政府總要維持，借了債來，我們可以不必還的。』所以他們紀律放弛。這共耕社已經失敗。要大家加入集體農場，到是好辦法，那一定可以辦得好。我說，哥薩克是頑固的蠢漢，非用強硬手段不可。」

「共耕社裏有黨員麼？」達維多夫問。

「沒有，」拿奇里諾夫回答。「一九二〇年，我參加過一個公社，但因為裏面有許多自私自利的份子，公社就散了伙。我憎惡私有財產，所以把我的耕牛和農具都送給了鄰近的六號公社。這公社現在還存在，但我和我的老婆，卻甚麼都沒有了。拉茲苗托諾夫也不成，他是一個碌夫，只有一個老母，若是他加入，人家便會說，把老母的負擔推到他們身上。支部的第三個黨員又是獨臂人，他的另一手臂給打殺機軋掉了，他也不便加入共耕社。他說那裏吃飯的人已經太多了。」

「是啊，我們的共耕社很糟，」拉茲苗托諾夫證實着。「社的主席阿爾卡什加·魯謝夫是一個壞經理，這我們也有錯，我們本來不應當讓他占了這個職位。」

「爲甚麼不？」達維多夫問，一面翻閱着富農財產冊子。

「他是個有毛病的人，」拉茲苗托諾夫笑着說：「他是天生的商人，喜歡把一切東西賣賣，人家叫他販子，他把共耕社弄得糟透了。他們起先買一頭純良的種牛，他決心去換一架小摩托車。他哄騙社員，也不和我們商量，便從區鎮上運了一輛小摩托車來。可是誰也不會開，而且他們也沒有用，於是他便再運回鎮上去。那裏的內行看了看說，這簡直是廢料，因為內中缺少了要大工廠裏纔配得出來的機件。要雅各夫·羅克支做經理纔對，他很有才幹，他從克拉斯諾達爾來一種好的新麥種，就在最乾的天氣也能成長，他保留積雪在他的耕地裏，他的收成總是村裏最好的。他也飼養着良種的家畜。我們要他納稅時，他有點怨，但他是一個會做的農民，他還得過農業局的獎狀。」

「他像野雁落到家鴨裏，總站在一旁，不和大家一塊。」拿奇里諾夫懷疑的搖搖頭。
「不，他是很好的。」拉茲苗托諾夫確信的說。

二二 煽動

雅各夫·羅克支·奧斯托洛甫諾夫的前長官波洛甫諾夫到了他家的晚上，他們談得很久。雅各夫是村裏頂有才能，很聰敏很狡猾的人，卻也不能避開鬥爭的旋渦，從那一晚起，他的生活開始走下危險的斜坡。

晚餐後，雅各夫·羅克支取出他的煙袋，蟠膝坐在櫃上，傾吐了多年堆積在心裏的怨苦。

「亞歷山大·安利西奧維支，現在日子真不好過，不痛快！一九二六和二七年收的稅還可以說得過去，現在是變本加厲起來了，你們那裏有提到集體化的麼？」

「有的。」客人簡單的回答。

「那麼到處是這樣的人吃苦麼？我在一九二〇年退伍回來，只贖一所空房子。在黑海岸上，我的兩匹馬和一切財產都拋了。我只有起早落夜的幹。徵糧，這是同志老爺開頭侵害我。糧食都被拿去了。以後的侵害，數也數不清。他們每侵害你一回，卻總給你一張收條。」雅各夫·羅克支站

起來伸手到鏡子背後，拿出一束紙頭，微笑着，「這就是收條。一九二一年拿去的東西，那時我繳了糧食，肉類，牛油，毛皮，羊毛，雞鴨，整頭的活牛我也往鮮肉莊繳過。看這是單一農業稅的收條，這是地方稅的收條，這是保險費的收條，就是煙囪裏出煙也起捐，欄裏有牲口也起捐，這樣的收條，我快要積滿一麻袋了。總而言之，亞歷山大，安利西莫維支，靠天靠地，他們，一次一次剝掉我的皮，可是我每次都長出一層新皮來。起初，我有一對小公牛，牠們長大了，一頭繳到了國營鮮肉莊。但是靠了我老婆的縫衣機，又買了一隻。到了一九二五年，我自己的母牛又生了兩條牛，所以我就有了一對公牛和兩條母牛，公民權沒有被剝奪，他們就把我列入富裕的中農裏面。」

「你有馬麼？」客人問。

「我從一個鄰人買到了一匹純血種的頓河良馬所產的週歲仔馬，小馬長得很好，不十分高，做軍馬差了一吋，但跑的真快，在區的農業展覽會裏，牠得過獎品和一張良馬證書。我開始聽從農學家話，採用輪種法，留心我的土地，我的玉蜀黍品質全村第一，收成也頂好。種子我也消毒。用方法把雪保留在耕地裏，不讓風刮去，春天我下種到上年秋季耕好的土地上。我的休耕地也頂好。總之我成了一個科學化的農人，而且得到區農業局的一張獎狀，你看罷。」客人照着雅各大所指的方向，看見裝在鏡框裏的文件，掛在聖像和伏羅希洛夫元帥的肖像旁邊。

「他們並且把我的小麥拿去給羅斯多夫的當局看。」雅各大，羅克支得意的說下去，「開頭，我種